



只记花开 不记年



你所有最想遗忘的，都是我此生最珍视的美好。

疾风骤雨不能拦阻，天塌海倾不能劝止，

我一直都在，不论你我是否天各一方。

我一直在找路，找一条回到你心里的路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只记花开 不记年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记花开不记年 / 艾小图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7.2
ISBN 978-7-5399-9875-6

I. ①只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13455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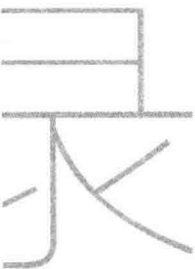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	只记花开不记年	
作 者	艾小图	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	刘运东
选题 策 划	肖 恋	
责任 编 辑	胡小可	姚 丽
文字 编 辑	肖 恋	郝 微
封面 设 计	程 然	
封面 插 画	李淡淡	
责任 监 制	刘 巍	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	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	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	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	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	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	
印 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	
开 本	680x970毫米 1/16	
字 数	376千字	
印 张	20.5	
版 次	2017年2月第1版,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	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9875-6	
定 价	32元	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酷威文化

图书 影视



◦ Chapter 1	———	逃离	> 001
◦ Chapter 2	———	藏心	> 024
◦ Chapter 3	———	搁浅	> 048
◦ Chapter 4	———	距离	> 068
◦ Chapter 5	———	余地	> 090
◦ Chapter 6	———	蓦然	> 123

◦ Chapter 7 ———— 迷 失 > 155

◦ Chapter 8 ———— 咫 尺 > 194

◦ Chapter 9 ———— 负 荷 > 232

◦ Chapter 10 ———— 未 央 > 267

◦ Chapter 11 ———— 听 白 > 284

◦ Chapter 12 ———— 归 人 > 295

◦ Special Episode ———— 番 外 > 311

◦ Postscript ———— 后 记 > 322

Chapter 1 — 逃离

看完了实习生送上来的一本案宗，骆十佳稍微扫一眼就觉得心烦气躁。对这些实习生，她已经到了发脾气都觉得浪费时间的地步。她忍不住把那娇滴滴的实习生叫了进来。

姑娘来自深城一流的政法大学，是骆十佳的学妹，据说在校的时候成绩一直不错，也因此骆十佳才肯替师父带着她。

骆十佳把那本让她心烦气躁的案宗推到她面前，脸上仍是淡无表情，她的态度并不严厉，那姑娘看她的眼神却是怯生生的。

“骆姐，是案宗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骆十佳勾着唇角笑了笑：“原来你知道有问题？”

“不……不知道……”姑娘的表情变得有些无措，“请问……是什么问题？”

骆十佳抬起头看了看姑娘那张漂亮的脸蛋，最终还是没忍心怪她：“刚入行的律师都应该重视案宗整理。一本完整的案宗，案宗目录非常重要，一本案宗少说十几页多则几百甚至上千页。你给我这么一本玩意儿，是要我看多久呢？连行政都能做的事，为什么你做不到？”

骆十佳见她已经委屈得眼眶都红了，心想，该哭的是她吧？

她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：“另外，结案报告不是必备部分，但我还是建议要写，不要偷懒，可以提升你的水平。”

小姑娘虽然能力不行，态度还是很谦逊，柔柔弱弱地把那本案宗抱了起来，一直不住地对骆十佳道歉。

这时候骆十佳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她低头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皱了皱眉，对实习生说：“以后少给我转这种不涉及财产纠纷的抚养权案子，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，这种只赚几千块钱烦起来要举证半年的案子，都直接转给袁律师，他有耐心，我没有。”

小姑娘被骆十佳训得有点摇摇欲坠了。看她那战战兢兢的样子，骆十佳无可奈何地对她摆了摆手：“出去吧。”

门重新关上，骆十佳才接起了一直响个不停的电话。

这个委托人叫周思媛，两年前离婚，离婚时只要了财产，把女儿的抚养权留给了前夫。

电话里，她的声音还是一贯的娇滴滴，有种江南吴语的柔意。

“两年前我离婚的时候才25岁，怎么都得再嫁，没办法要孩子，也不想要。我现在的老公上个月检查了，没的生。”面对自己的代理律师，女人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，“我老公说了，我只要能把孩子要过来，他当亲生的养，还给我和孩子再买一套房子。”

做律师也有几年了，骆十佳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接受度很高，不会去评价每个人的道德，也没有资格去宣判谁对谁错。

她只为委托人争取最大的权益，仅此而已。

骆十佳冷静地问：“你前夫现在是什么情况？”

“听说他投资失败，出了大问题，死了好多人，要赔很多钱。”

“他再婚了吗？”

谈起前夫，周思媛明显带着几分落井下石的语气：“没有，他正倒霉呢，哪有女的肯啊。”

骆十佳嗯了一声：“这事儿不难办，你作为母亲能成的可能性很大。”

周思媛听她这么一说，语气立刻愉快了许多：“谢谢骆律师，真的麻烦您了，事只要成了，我另外再给您一万。”

起先骆十佳基本不接不涉及财产的民事诉讼，她急于挣钱买房，急于挣钱结婚。

后来骆十佳虽厌烦，但案子转过来她都接了，因为她比当初更缺钱了，她需要钱买下当初准备结婚时，与前男友一起购置的婚房。

与程池分手，骆十佳也算是颓废了一段时间，作为一个穷人，她连颓废都不能放纵，只能用工作把自己给埋了。

一个多月过去，骆十佳总算是缓过来了。

骆十佳拉开抽屉，刚把烟拿出来，突然想起自己已经戒了，又丢了回去。

踱步到窗前，透过擦拭得干干净净的落地窗看着对面的办公大楼，与她所在的大楼几乎是一样的风景，不管白天黑夜都大开的白炽灯，穿行于格子间之中的忙碌都市人。

这里是深城，有人在这里起航，有人在这里梦碎。

她拿出手机，拨通了那熟悉的11位手机号。对面的人很快接起来，却许久都不说话。分手一个多月，这是骆十佳第一次主动和程池打电话。

“你的东西怎么还不搬走？”骆十佳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，她总害怕被人听出一丝一毫的脆弱。在女人和超人之间，她一直选择做超人。

“佳佳，别这样。”程池的声音有些暗哑，带着悔意，“我们没有谈的余地了吗？”

骆十佳眼睛直直地盯着窗外，最后笑了笑说：“也还是有，你要是肯在价位上给我打点折，我很愿意和你谈。”

“你知道我想谈什么。”

“我并不知道。”

电话那端的程池沉默了一会儿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我们不能和好了吗？”

骆十佳冷冷地嗤了一声：“你不要脸，我还要。”

电话里的这个人是她骆十佳爱了六年的男人，是曾经海誓山盟，连天上的星星都要爬上去为她摘的男人。

骆十佳想，如果没有他妈，她一定是他这辈子最爱的人。

在一起六年，同居三年，从来没有见过父母。骆十佳是个冷情的人，不见对她来说反而是好事。

今年终于看好了房子，攒了多年的钱就是为了结婚。

程池父母不在深城，为了结婚的事过来了。第一次见面，程池的母亲趾高气扬地表示要搬来深城一起住。骆十佳十分果断地拒绝。之后他母亲就不依不饶，待在深城不走。程池是个大孝子，心疼母亲，劝不动就任她闹。

可骆十佳不能忍，新房子还没有装修，目前租住的公寓本就很很小，还多挤一个人，实在无法生活。骆十佳主动替他母亲收拾了行李，客客气气地下了逐客令。

那个平日中气十足对骆十佳颐指气使的女人，却在行李被骆十佳推出家门的时候，突然头晕昏倒。据说她高血压发作了。

骆十佳这才知道，原来高血压这种需要长期服药的病，也可以按需求秒得。

一贯对骆十佳温柔如水的男人在母亲和女友之间，毅然选择了母亲。当骆十佳拿来医生的诊断书揭穿他母亲撒谎的时候，他却气得嘴唇都颤抖起来，抬起手就狠狠打了她一巴掌，并当着很多人的面，撕毁了医生的诊断。

骆十佳想，这一巴掌打得也挺及时的，终于把她从不切实际的虚假爱意里打醒。誓言这个东西，就像水中的月亮，看看还挺美，可惜一碰就会碎。

没有人会一辈子爱她，父母不行，男人更不行。

骆十佳是个牙尖嘴利的律师，她要是高兴，能把人捧上天，她要是不高兴，也能把人从天上生生拽下。

面对她毫不留情的讽刺，程池的好脾气终于磨没了，对骆十佳撂下狠话：“既然你一点情面都不讲，那么钱的事请你尽快，如果你不能按时付给我，你可以把房子的另一半产权卖给我。”程池冷冷一笑，“骆十佳，开发区的房价又涨了，我按照购置价给你，已是对得起你。”

人说深城的钱好赚，也许吧。骆十佳复习两个多月就把司考拿下了，之后实习两年才正式挂牌。在律所的这几年，骆十佳目标很明确，不是做企业，也是做有一定资

金牵扯的民事。总之，什么赚钱做什么，只要赚钱，她绞尽脑汁也会把事都办成。四年的时间，终于和程池在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奋斗了一个家。

如今为了把这个家保住，她需要付出六十四万，真讽刺，所以人有时候不能太相信感觉，事实证明，感觉大多不靠谱。把投在基金里准备拿来装修办婚礼的钱全部套现，也还是差了十万。

在最难的时候，她想起前几天接到的那通来自警察的电话。

那是一个普通话说得带乡音的警察，在电话里严肃地说：“骆十佳女士您好，我们是宁夏吴忠的警察，您的父亲现在因为矿井坍塌罹难，请您尽快到宁夏来配合调查以及处理后事。”

当时骆十佳正忙，笑着说：“请问您说的是我哪位父亲？我出事故的父亲有点多。”她以为是骗子电话，平时接到的太多了，忍不住调笑了几句。

“您等我先查一下。”

电话那端传来一阵翻阅资料的声音，最后问：“请问骆东海是您的父亲吗？”

骆十佳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愣了一下，太陌生，又太熟悉。

许久，她才用一副了悟的声音长长地噢了一声：“是他啊。”

骆十佳向律所请了两周假。连分手都不曾向律所请假的拼命三娘骆十佳居然请假了。这让平时和她关系并不是很融洽的同事们破天荒聚作一团，都在猜测骆十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骆十佳的师父许文律师皱着眉坐在她办公室的沙发上，静静地看着她在那收拾文件，许久才道：“你真的要去宁夏？”

骆十佳想着去了就能拿到十来万，只觉得那个人活着的时候和死了差不多，死了倒是比活着的时候更有用了。

对待自己的师父，骆十佳还是很客气的：“这一趟肯定得去。”

许文有点不放心地问：“你一个人开车去？你对宁夏有了解吗？”

“算有吧。”骆十佳的注意力终于从文件中移开，一双美眸慧黠地眨了眨，清唱了起来，“‘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’。这首歌是说的哪里吧？”

出发前，骆十佳在网上搜索了一下，从深城开过去，最短的线路也有一千八百多公里，不停开也需要二十几个小时。骆十佳大概规划了一下路线就上路了，反正有导航，也不用太着急。

离开深城之前，骆十佳去了趟车厂。这家车厂是律所的同事介绍的。她也不知道

是什么来历，只觉得整个车厂都充满着戾气，看上去也不算太正规。同事说老板很实在，不坑人，比4S店便宜很多。骆十佳试了两次，确实是那么回事，就在这修了。

和老板也不算很熟，只知道他姓韩名东，三十几岁，理平头，脸上有一道长约三厘米的疤。骆十佳每次来他都满身机油，坐在台阶上抽烟，很少见他笑，唯一一次还是他儿子在场的时候。

见骆十佳来了，韩东灭掉了烟头，上前接待：“骆小姐来了。”

骆十佳说明了来意，韩东进车子捣鼓了一圈，确定没什么问题，只做基本保养。骆十佳一听只要一小时就在车厂里等了。

韩东正专心给骆十佳整车，店里突然来了个男人，弯下腰低声在韩东耳边说了几句。韩东立刻从车里钻了出来，眉头一皱：“什么？他走了？”

来人有点无奈地说：“他说他要先去趟西安。”

“糊涂！”韩东喝了一声，“人摆明了弄他，怎么可能还在西安等着他？”

“唉……”

韩东还是一脸严肃：“我就叫他等一天，还等不得了。”

“韩哥，我估摸着沈哥可能是不想连累你，不是不想等你。”

韩东一气，脱了手套狠狠往地上一摔，招呼都没打一个，直接跟着那个男人出了车厂，留下骆十佳和店里的小工面面相觑。小工战战兢兢捡起手套，继续给骆十佳的车做保养。

骆十佳远远望了一眼韩东和那人的背影，更加觉得这车厂背景复杂。

做完保养，车况果然比之前好了许多。说起来，骆十佳开的这辆马自达CX5来历也很传奇。

她替一个客户打赢了离婚官司，并且得到了大部分的财产。这个客户拿了钱，开心得很，要给小三换辆新车。那小三的车也不过买了两年，才跑两万公里，正磨好了缸。骆十佳得知此事，十分心动就去打听了几句。那客户本就感激骆十佳，见骆十佳想要，最后以6万的价格半卖半送过户给了她。

她得了这辆车，程池并不喜欢，因为这辆车是很销魂的红色，他实在没法开。程池一直撺掇她卖掉，两人再贴钱买辆新的。开着小三的车也没有多长脸，这个提议其实骆十佳是很心动的。只是这心动真的很短暂，这事没过多久他们就分手了。

开着这车去西北确实过于招摇了，但她只有这么一辆车，也没的选。这次要不是有那人这事，骆十佳原本是准备卖掉车凑钱的。

离开深城三个多小时，走深宁高速，沿路过了好几个收费站，在南京段收费站才算停下。车辆排成了长龙，骆十佳等了许久。

百无聊赖，骆十佳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。她没有摸到烟，只摸到一张硬硬的卡片。是一张名片。

身上的外套之前穿过一次，没来得及洗，自然也忘了把口袋清空。

骆十佳盯着这张名片。上面的名字用的是粗宋字体。简单而肃穆。

沈巡。

骆十佳愣了一下。她想起这名片的来历，是周思媛材料里夹的，她前夫的联系方式。

不管真是那个人还是同名巧合，骆十佳都有一瞬间的恍惚。她按下车窗，下意识就准备丢掉。手刚伸出去，她又收了回来。

前面的车缴完费开走了，没有更多时间留给骆十佳思考。她赶紧发动车子，油门还没踩动，骆十佳就听到砰的一声，车被一股撞击力撞得往前突进了一大步。她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撞击惯性，整个人往前一倾，头差点磕上方向盘。

骆十佳没想到在这地方也能被追尾，一时心浮气躁了起来。她压着怒气缴了费，把车停向安全区。

追她尾的是一辆黑色的吉普自由客，也不知道多久没洗车了，车上全是泥水干了以后的痕迹。骆十佳眼睛暗了暗，歪头看了一眼被他撞到的地方，保险杠被撞瘪进去，蹭掉了一块漆，上面还沾上了干泥印。骆十佳觉得自己的车就像一个穿戴整齐的活色生香大美人，被人在华服上滴了一滴酱油。倒不是多影响美观，可实在影响心情。

自由客的车主把车停在了骆十佳后面，人却没有立刻下来。骆十佳被这样怠慢自然不爽，两步走到驾驶座的方向，毫不客气地敲了敲车窗。里面的人一直在通话，见骆十佳来了，随手按下车窗。直到抬眼看到她的那一刻，他才堪堪挂掉电话。

骆十佳轻嗤一声，双手环胸，居高临下看着自由客的车主，正准备发作。待她看清男人的长相后，她只觉得她面前的空气都凝结了。

沈巡。

这个名字像被关押许久的猛兽突然被放出闸，明知他很危险，却无力阻拦。

多年不见，他脸上的胡楂、眼角的细纹和眼神中的疲惫，无处不显示着时光留下的痕迹。老去是一个很细微的过程，只有曾经很在意过的人，才能一眼看出不同。

骆十佳突然感到有些鼻酸。

他理着平头，褪去了青涩的五官更显男人味。身着一件黑色皮夹克，内里的白色T恤下是一块块紧绷的喷张肌肉。多年不见，他的眼神变得锐利，只是随便瞟了一眼，

已经有穿透一切的力量。

他不再是自以为是 of 骑士，她也不再是失魂落魄的灰姑娘。

没有寒暄，也没有好久不见。那人从车上下来，用一道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背影对着骆十佳，她想说的话也被他这么给憋了回去。他还是那样高，以前是高瘦，如今是高壮，以骆十佳一米六五的身高，站在他身边整整低了一个头。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弯腰检查了一下骆十佳的保险杠。不一会儿，他转过头来，语气疏离地对骆十佳说：“撞得不是太严重，稍微补一补就够了。”

他沉默地看了她一眼：“公了还是私了？”

骆十佳抿了抿唇，努力想要表现得不失风度：“不用了。”

“我不喜欢欠别人的。”

“我有保险。”

“呵。”男人冷冷地笑了笑，表情意味深长。

原本以为这样的重逢，即便没有文艺的场面，也应该有最基本的寒暄温暖。可他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，真是让人觉得十分难过。

“沈巡，现在是你撞了我的车。”骆十佳唤了一声他的名字，强调了一遍，声音也渐渐冷下去。

沈巡别开头，不再与她对视，嘴唇轻动：“所以我现在正在和你谈赔偿。骆大状。”

骆十佳努力想从眼前的人脸上找出一点熟悉感，但她始终没有找到。再见成仇，这是她在许多年前万万没有想到的事。

“我已经说了不用赔。我们再聊下去，我就要收费了。”骆十佳也端起了架子。作为一个律师，平时法律咨询随便聊聊天也是 1800 起步，也不算说假话。

骆十佳倨傲地转身要走，却又被沈巡拦住。

“你还要怎么样？”

沈巡还是面无表情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骆十佳：“我说了，我不喜欢欠别人的。”

骆十佳终于恼羞成怒，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怒沈巡不依不饶，还是怒她成了沈巡的“别人”。她瞪了他一眼，狠狠甩开他的手，三两下快步回到车里。

胸口还在剧烈起伏，从后视镜看去，此刻沈巡双手环胸，还是一副不明情绪的模样，从后视镜里与骆十佳对视。骆十佳只觉那视线如此烫人，忍不住回避开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先狠狠踩下油门，然后猛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砰一声的巨响在两车相撞后响起。高速公路上，除了轮胎和引擎的声音，就数这一声最为突兀。

自由客手刹没拉，因为这一撞往后滑动了一米多。

沈巡站在原地，目睹了骆十佳一气呵成的动作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眼神也不曾闪烁。而“肇事者”骆十佳从车内探出脑袋，一脸不服输的表情：“这样是不是互不相欠了？”

进了南京，吃、喝、住都变得容易了。骆十佳出发的时间晚了一些，此时见天色也不早了，她便找了个小酒店住下，准备休整一夜再走。

一路都有点心烦气躁，把车开走的时候，骆十佳强迫自己不去看沈巡的表情。可她还是忍不住一直在想着他。

她进房间里洗了把脸，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才起来，准备找地方去吃晚饭。

从入住到出去，前后都不到半小时，房间门缝的地板上已经被丢了好几张小卡片。

骆十佳把那些小卡片一一捡起来，认真看完后撇了撇嘴。

只有给男人的，没有给女人的。这产业还搞性别歧视。

她从电梯里出来，一眼就看见同来住店的沈巡。他提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，正在前台办入住手续。骆十佳站在酒店大堂的角落许久，眼睛盯着沈巡，脑子里却是空空荡荡的。直到背后的电梯叮的一声开门，才让骆十佳回到现实。她绕开前台，走了比较不起眼的方向。

“等等。”

骆十佳刚要出去，就被沈巡叫住。

“我住 804。”他规矩地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骆十佳，“我看你也是深城车牌，还在深城吧？回深城了，我找个地方给你修车。”

找他？大概是不可能了吧。

她随手把他的名片塞进口袋，抿唇微笑，笑得很假。

沈巡洞察地看了她一眼，皱了皱眉。那样浓的眉毛，看上去显得有些凶。眼前这高大的身影逼得骆十佳不得不抬头，她有些不耐烦了：“还有事？不是互不相欠了？”

“你的联系方式。”沈巡仍旧执著，“我回深城好找你。”

“找我做什么？”

“修车。”

骆十佳抬起头：“你到底是想给我修车，还是想要我的联系方式？”

沈巡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眸色沉沉。

骆十佳被他的眼神刺痛，捏了捏手中的卡片，半晌才做出反应。她向前一步，随

便从手中的一堆卡片里捻了一张出来，缓缓插进沈巡的夹克口袋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也对，不管你是哪一种理由，作为老同学，我都该给你留个联系方式。”

沈巡冷冷地瞥了她一眼，一句话都没有再说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

骆十佳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不知为何，心头紧了紧。

骆十佳以前来过南京，当时还是学生，和程池一起把中山陵、夫子庙、秦淮河等景点都玩了一遍。那时候穷，并没有什么高级享受，但和程池都还年轻，走到哪儿都觉得是天堂。

说起来也奇怪，在一起多年，骆十佳和程池几乎没怎么吵过架。大约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才让骆十佳以为这个人对的。

这一路首站就遇到沈巡，骆十佳心情实在不佳。一个人在酒店附近的烧烤摊点了一点烤串，要了碗炒面，就着点啤酒就把晚饭对付了。

坐她旁边的一桌年轻人喝酒喝得酣畅，大声说着方言，听着不是那么像南京话。大约是来这座城市打工的，穿得奇奇怪怪的，看人的眼神也不是那么单纯。

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。那桌突然来了一个男人，招呼都不打，就直接在骆十佳对面坐下。来人身上穿着一件牛仔外套，脖子上戴着一条俗气的金链子，长相连中等都算不上，一笑起来就显得有点猥琐。

他手上握着一瓶金陵啤酒，推到骆十佳面前：“美女，一个人啊？”

骆十佳喝着自己的啤酒，不想理他。

“我们兄弟几个想请美女喝瓶酒，不知道你肯不肯赏脸？”

像这样的年轻小流氓，越是不理他们越是来劲。越是表现得良家好欺负，越是容易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。骆十佳不喜欢和这些人纠缠，一把拿过男人递过来的酒瓶，一口气就咕噜咕噜地灌了下去。半晌，众人皆因她的豪爽鼓掌起哄。

砰的一声，骆十佳重重地把已经空了的啤酒瓶推到那个小流氓眼前。她擦了擦嘴角的啤酒沫，鄙夷地睨了那人一眼，口中只吐出冷冷的一个字：“滚。”

敲了敲 804 的房门，骆十佳整个人靠在门框上，没有多醉，但酒精的劲儿终归是有一些。头脑有些发胀，脸颊也热得绯红。

一个独身女人在外就是麻烦。

那群小流氓从她吃完晚饭离开，跟了一路，都跟进酒店来了。

过了大约两分钟，804 的门才被里面的人打开。

里面的男人刚刚洗过澡，身上穿着T恤和短裤。裸露在外的手臂和小腿都显得孔武有力。他湿漉漉的头发软软地耷拉在额头上，将棱角分明的脸庞修饰得柔和了许多。还未擦干的水滴自他耳后滑下，滑过脖颈，润湿了T恤的衣领处，充满了男性荷尔蒙的诱惑。

“是你？”见来人是她，沈巡也有些惊讶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古井无波的眼神。

骆十佳借着几分醉意，点了点沈巡硬挺的胸膛，用低哑而性感的声音说着：“是我。”

沈巡勾着唇笑了笑，语气略带讽刺：“你的名片我认真研究了一下。佳人休闲，24小时上门服务。”他挑了挑眉，“怎么，来服务？”

骆十佳不理睬他的讽刺，手指扔在他胸膛上打圈，这动作既挑逗又亲昵：“不欢迎？”

一声冷笑自头顶传来：“温柔靓丽白领丽人，姿态万千多情少妇，青春浪漫学生妹。你是哪一种？”

骆十佳抬起头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她意味深长地一笑，手下稍一用力，就将他推进房里。她也顺势跟了进去。

“我吗？”骆十佳眼眸流转，“你很多年前认识的，资深神经病。”

咔嚓一声暧昧的关门声彻底隔绝了门内的香艳和门外的尾随。

骆十佳安全了，站在房间的玄关处没动。她方一低头，人已经被架了起来。

她的后背咚一声撞到墙上。沈巡有力的手臂困住她的手脚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。他一条腿微微屈起，卡在她两腿之间，使得她整个人不得不微微踮脚，因为站不稳，只能依靠着他提供的支撑。

“既然是上门服务，我岂有不从的道理？”

说着，沈巡一只手就抚上了骆十佳不盈一握的细腰。那样霸道，丝毫没有当年的青涩，只有男女之间最原始的欲望展现。

骆十佳也不甘示弱，大大方方摸上他的胸肌，又缓缓向下滑，按向那一块块叫嚣的腹肌。

她四处点火的灵巧小手最后被沈巡准确无误地抓住。

沈巡身子一转，轻轻将她一推，她整个人就倒进了柔软的床里。她仰头看着天花板，一声不吭，房间里安静得呼吸声都清晰可闻。

沈巡却没有了接下来的动作。骆十佳一直“怦怦怦”紧张地跳个不停的心脏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跳动韵律。

骆十佳平息了一下呼吸，挣扎着坐起，自然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闲适地跷起了二郎腿。